

往事如昨

卖韭菜

王才顺

又到韭菜大量上市的季节，每到这时，我总会想起当年到招远大集卖韭菜的情景。

1968年，我在招远二中读高中。记得四月上旬，一个星期六下午回家后，我村发小王学顺找到我说，队长让他找个人明天一起到招远大集卖韭菜，问我要不要一起去。我痛快地答应了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我早来到生产队的菜园地。王学顺和管菜园的二叔正在用镰刀收割韭菜。这块菜园地在村西小河的旁边，二亩多，土质肥沃，取水方便。主要种植各种时令蔬菜，是生产队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。管理菜园的二叔是庄稼地里的行家里手，样样农活拿得起，放得下，菜园地管理得像模像样。我和他俩打个招呼，赶紧往大偏篓里装韭菜。粗壮鲜嫩的头茬韭菜还挂着露珠，很是诱人。一会儿工夫，两只大偏篓就装满了。二叔说能有二百多斤。为了赶个早集，我和王学顺赶紧上路。我在手推车前面横梁上拴了根绳子，以备遇到上坡路段拉车。二叔叮嘱道，到了集上先看看行情，再确定价格。王学顺推起手推车，答应道，放心吧，丢不了行市。

我村离招远大集约十五华里，路上要经过侯家、北五里两个较长的缓坡。途经上坡的路段，我就把绳子斜套在肩膀上，弯着腰用力拉车。有时因用力过猛，王学顺扶着车把不用使劲，一溜小跑跟着。到了平坦的路段，我俩交换位置，我推一段路程。

一路上，王学顺不停地给我介绍生产队的一些情况。说咱们小队是全村收入最高的。年底社员分配，一个工分能比其他队高二分钱，那二亩小菜园也是主要经济来源。又说，咱们队长脑子活，胆量大，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，为种菜园，还和大队书记吵过架。在那个“以粮为纲”的年代里，是不允许种植经济作物的。他据理力争，公粮我们一斤不少交，社员口粮一两不少分，种几亩菜园，增加集体和社员收入，能犯什么错？大队书记明里和他吵架，暗里却在保护他。每当公社组织生产大检查，书记总是故意领着检查的人们避开菜园地那段路。王学顺还

神秘兮兮地说，队长说了，今天卖完韭菜，我俩可到饭店吃个便饭，但要写个便条，吃了什么，花了多少钱，签个名，交给小队会计下账。

大约上午9点，我俩汗流浹背地赶到招远东河大集。集上已是人山人海，熙熙攘攘。找一个较好的位置支好手推车，王学顺说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先看看行市。这时，有不少人围拢过来，问韭菜多少钱一斤。因我不知行情，不敢回价，故意反问到，你先看看我的韭菜怎样，值多少钱？对方说，大行市都是一毛钱一斤。我说，这是今年的头刀韭菜，一毛钱不行。这时，王学顺询价回来了，我说他们问韭菜多少钱，他接过话茬说，一毛五一斤。有的顾客嫌贵，他说，你满集转转，有比我这再好的韭菜，我白送给你。接着，又扯开嗓子吆喝起来，卖韭菜来，今早刚割的又鲜又嫩的头刀韭菜，一毛五一斤。说着用双手把下面带露水的韭菜翻上来，顾客一看，韭菜粗壮鲜灵，不带老叶，满市没有第二份，于是纷纷掏钱要买。王学顺不慌不忙，招呼道，都别急，按照先来后到排好队。你别说，顾客还真听话，自觉排好一字队形。他拿起秤杆，你二斤，他三斤……我胸前挂个书包，负责收钱。为了好算账，他称韭菜时一般是整头数，等我收好钱后再称下一份。这样，井然有序，毫不慌乱。他边称韭菜边介绍说，头刀韭菜鲜嫩，包包子、包饺子要多放韭菜少放肉，这样才能吃出韭菜的鲜味。说得有板有眼，神情并茂，俨然像个美食家。

一会儿工夫，两偏篓韭菜卖了一半。这时，一位衣冠整洁的中年人来到摊位前，抓起一把韭菜看了看，闻了闻，连声称道，好韭菜，我转遍菜市，没看到比这再好的韭菜。这样吧，你俩把剩下的韭菜全送到我们机械厂的伙房里，再给你加五元钱的跑腿费。那些排队没买到韭菜的顾客不愿意了，气愤地说，那不行，我们排队好长时间了，得有个先来后到。王学顺和颜悦色地对中年人说，这位大哥，不好意思，这么多人等着买韭菜，如果都给你厂子送去，他们会很失望的。这样吧，如果需要，我们队里还有韭菜，

你们要多少，我明天专程送去。那人问，质量能保证？王学顺拍着胸脯说：放心，只会比今天的好。那人说，好，说着从提包里掏出笔和纸，放在大腿上写了一行字，递给王学顺说，这是我们厂的地址和电话，明天上午8点前送到就行，千万别耽误了中午用。这样，王学顺巧妙地化解了一场矛盾，双方皆大欢喜。

大约10点，一车韭菜就卖完了。收拾好摊位，我俩松了一口气。我把书包里的钱倒在偏篓里，清点了一下，共卖了约三十五元钱。王学顺高兴地说，收获不小，我们队里又增加了一笔收入。队长让我俩中午吃个饭，你想吃什么？

我们摊位东边几步之遥就是几家国营饭店开的餐饮摊位，有卖包子的，有烩火烧的，还有卖馄饨面条的。王学顺转到馄饨摊前，问一碗多少钱，掌勺的师傅说，肉丝的五毛钱，清汤的三毛钱。又说，小伙子，我看你今天卖的韭菜不错，明天能不能给我们饭店送50斤？行，正好明天我还要往机械厂送。王学顺招呼我过去。这时，一位女服务员大声吆喝道，两碗清汤馄饨好了。我俩过去端起一看，碗里还漂着几根肉丝，王学顺心领神会，这肯定是师傅的“特殊关照”。忙碌了半上午，还真觉得肚子饿了，我用小勺舀起一个馄饨，顿觉鲜香扑鼻。放进嘴里一咬，皮薄丝滑，馅鲜味厚，好吃，真香！吃完后，王学顺问，够了没有？不够再来一碗？说实在话，一碗馄饨还真没填饱肚子。我反问道，你吃够了？他说我够了，我答我也够了。我心里清楚，其实他也没吃饱，他只是不想给队里多花钱。

参加商业工作三年后，我被任命为招远县商业局副局长，分管业务工作。一次，组织所属企业负责人检查饮食服务工作，当我走进第四饭店厨房时，一眼认出了当年那位卖馄饨的徐师傅。他已是第四饭店的副经理兼厨师。我说，徐师傅，五年前，在东河大集，我吃过你做的馄饨，太好吃了。徐师傅笑着说，是吗？愿吃可随时过来品尝。虽然后来我再也没吃过徐师傅做的馄饨，不过那碗曾经的美味，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南屋和南院子

孙景璞

我住的房子是小三间半，按照当地习俗要算双数四间。街门要开在西面或西南面，这就是所谓的“西南门”。当年，我和母亲住东间，祖母住西间，半间为储藏室。

我叔父在东北经商，为了结婚盖新房，抓住机会买了一处紧靠我家南墙的空院子——就是标题中所说的南院子。可惜他没等房子盖起来就因病去世了。这院子就一直种点蔬果和果树。

时间不等人，我很快到了结婚的年龄。在我五祖父和亲朋好友的大力帮助下，七凑八凑地盖起了土打土也叫干打垒的四间房，为了省钱，屋顶是用稻草盖成的。我结婚的新房就在这南屋的东间里，有炕有锅台，可以烧火做饭。环境很安静，我和媳妇住得挺惬意。

俗话说，农民三大喜：盖房、结婚、买土地。我占了两喜，全家高兴。特别是祖母，看到了南屋，看到了孙媳妇，每天喜滋滋的，经常到南屋看看，也到南院子走走。

南院子，确切地说应该叫南园子，因为里面栽植许多树木花草，只有西北部有些空地，母亲又在那里挖上了一个地瓜井子（也叫瓜窖子）。秋天储藏地瓜用，平日盖着一口大铁锅，黑乎乎的，有点煞风景。

院子里杂乱无章地栽植着许多树木。有乔木，有果树，还有花卉。它们随时应景，伸展着碧绿的叶子，张扬着彩色的鲜花，使这个院子充满了生机和活力。

先说果树。最大的一棵是杏树，是母亲从邻家移栽过来的小树苗，几年后长成了碗口粗的大树，树冠罩满了半个院子。每年初春，满树白花，残花落在地上，犹如雪花铺地。家人要吃杏了，我用脚蹬两下树干，就会掉下三五个熟透了的杏，用水洗一下，就可尝尝鲜。杏树每年结果几十斤，并不外卖，街坊邻居、亲戚朋友分着吃了。其次是一棵长把梨，栽得晚，树干也就拳头粗，爱招虫子，不能打药，每年也结不了几个果。再次是一棵长枣（俗名趟枣），也栽得晚，又夹在其他树之间，结果不多。但是

它那熟果紫黑锃亮，十分诱人，母亲最爱吃。还有一株灌木丛式的樱珠（这是俗名，不知学名），每年结果不少，像樱桃一样，只是没有果柄，直接长在树枝上，口味不如樱桃。

再说器材树。栽得最早的是一棵白槐，在院子东南角上，树冠大部分长在邻家地面上空。树干高约3米，树径约有四拃粗了。白槐是搞建筑和制作家具的最好木材，不仅是树干，就是那些粗的树枝也很有用处。邻村一个木匠相中了，一定要买这棵树，最终他花了120元买去了。当时，这树价比我两个月的工资还多呢！

在院子西南角处有一棵榉树（学名臭椿），碗口粗了，每年花后长了许多翅果，一刮风，哗哗作响，落下来做烧柴。

在东窗外墙根处，有一棵刺槐（洋槐）和一棵香椿，都碗口粗了，长得高大挺拔，真是好建材。香椿芽还是蔬菜，初春嫩时炒鸡蛋吃，还可以腌成咸的吃到夏天。刺槐花一穗一穗的，香气满院。家人和邻家摘下来做菜吃。在树空里还栽有两株月季花和一株迎春花。红色的月季花和黄色的迎春花，互相映衬，景色宜人。还种过几株“草红花”，收获花朵不少，据说是药材但没有收购的。我想做一个草珠子门帘，夏天挂着能通风，还能挡蚊蝇，所以还种了两棵草珠子（学名蕙苡），每年结了不少果实。

还在西墙根下种上三五棵扁豆，爬满墙头。紫色花、豆呈弯刀状，是一道很好吃的蔬菜。

南院子是一个钱库——水果和木材可以卖钱，还是一个氧吧，进入院子可以避暑降温，呼吸新鲜空气。我在外面工作，很少去院子里。母亲既是建设者，也是受益者。祖母收益最大，她经常到院子里转转，呼吸新鲜空气，摘食果子。精神愉悦，心情舒畅。

时光催人老。多年后，祖母和母亲都相继去世，我只好把爱人调到县城里来。多年居住的老屋和南屋及南院子，只好忍痛卖掉了。惜哉，老屋！惜哉，南院子！